

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

四声别义是上古汉语构词的一种方式，以往认为其中有一型是把名词变成动词，如“恶入声，名词/恶去声，动词”，另有一型是把动词变成名词，如“度入声，动词/度去声，名词”。这里想说明这两种词性转化一先一后，动词变成名词在先，是承继共同汉藏语的构词法，名词变成动词在后，是类比作用的产物。此外把内向动词变成外向动词，如“买卖”，“学##”，也是四声别义中极古老的一型，附带在这里讨论。

一 以前的研究成果

1.1 关于四声别义，有两项结论是应该肯定的。第一，拿四声变读来分别词性是上古汉语的一种构词法。清代学者如顾炎武，钱大昕，段玉裁等认为“好上/好去”，“恶入/恶去”这样的“读破”是六朝经师所创造的读书音，在上古汉语里没有根据。****但是口语里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北京话“背”，“磨”，“把”，“沿”，“钻”等字，用作名词时的声调跟用作动词时不同。而且有些字，如“处去声，名词/处上声，动词”，“种去声，动词/种上声，名词”，不但是北京话，在全国各地历史稍长的方言里，都有类似的音变。此外像“入内，立位，结髻，责债”之类写法不同的同源字，也是用声调来区别词性和词义。这类的同源字上古汉语有不少，可见四声别义创始于六朝之说不合事实。**

第二，就动词来看，基本词读非去声，转化出来的派生词读去声。《汉语史稿》中213-216页举出大量的例子。此外《说文》下定义一般是把基本义归给非去声的读法，比如“分，别也”的“分”是读平声的动词，不是转成名词的“分(份)”。《经典释文》里所收集的音释，碰到本义用本音读出，只注目“如字”，碰到转化义的“读破”，才用反切注音，而“如字”大多数是非去声，“读破”大多数是去声。一个语根靠声调变化孳生出来的语词，最初往往用同一个字形写，甲骨文，金文和先秦典籍中这类的例很多，等到后来加偏旁分辨时，偏旁通常加在代表读去声的派生词的字形上，比如“知智”，“责债”，“受上授去”，“学入##去”，“荫荫”等。基本词和派生词固然不全是从非去声转成去声，但大多数是如此。

以上第一条是周祖谟先生提出的，****他还指出“读破”已经出现于郑玄《三礼》注，高诱《淮南》，《吕览》注等东汉经师的音释，而刘熙《释名》更是大量地用四声别义。第二条是王力先生提出的，**用《说文》和《广韵》做例证读音的根据。后来英国的唐纳先生和周法高先生又从《经典释文》和《群经音辨》里找出大量的例证。有****不少中外学者都接受这种说法，所以下面只讨论“去声别义”。****

1.2 这套现象中最令人费解的是去声别义在语法方面的功能。一则是去声似乎能把名词转化成动词，如“恶入声，名词/恶去声，动词”，同时又能把动词转化成名词，如“度入声，动词/度去声，名词”。为了方便起见，以下管这两型叫“动变名型”跟“名变动型”。二则是由去声别义所造成的词性转变种类繁多，理不出什么条例。王力只举了四类例子。唐纳和周法高都分成八类，比如后者就有名变动型，动变名型，形容词变成的他动式，方位词变成的他动式，动词变成的使谓式，既事式，副词等等。两位所编的字表，请参看本文的附录。

以往对类别繁多这个现象的看法可以分成两派。(1) 去声别义不是把某个词类转化为另一个词类，而是区分基本词和派生词的手段。当语言有需要时，只要把非去声的旧有词变成去声就可以制造新词。这种看法可以拿唐纳1959年发表的论文做代表。有些学者如高名凯先生，俞敏先生，马伯乐先生根本否认汉语有词类，****但承认去声别义的存在，他们也属于这一派。(2) 去声别义本来是把某个词类转化成另一词类，其中有规律可循，后来去声别义渐渐僵化，只在语汇里留下遗迹，年深月久，以前显而易见的规律也变得模糊不清了。高本汉的《汉语概论》就是采取这种态度，**他同时指出这种现象在其他语言也是屡见不鲜，比如英语的-s表示名词的复数，也表示第三身动词的单数，拉丁文语尾-um在dominum中表示单数的宾格，但是hominum中，却是表示复数的领格。这两派相同之处是认为各种不同的词性变化在同一个时期发生，而且也承认无法找出更合理的条例。**

1.3 我们重新检讨这个问题是受了俞敏《论古韵合##屑没##五部之通转》一文的启发。****他指出“入内**

纳”，“立位”，“给##”，“泣泪”，“接际”，“执贄”这几对同源词都是动词入声-p尾，名词去声-d尾。缉微通转和叶祭通转是形成于<诗经>以前的谐声字的一种特征，如“内”这个谐声字，在字形形成的时期收唇音韵尾-b或-ps，**到了<诗经>时代转入微部的-d或-ts，跟舌尖韵尾的字押韵，如<大雅•抑>四章“寐内”，<大雅•荡>三章“类##对内”。<诗经>一般认为完成于公元前八九世纪，如此去声别义至少可以远溯到公元前八九世纪以前，也就是上古汉语的早期。俞文还引了一些甲骨文和金文的资料，数量虽然不多，但可以把年代推得更早。

初步认识了去声别义的年代，可以回来检讨以前的研究成果。唐纳和周法高两位先后编的去声别义字表，例子有二百项左右，里面包括两种资料，一种是谐声系列里的同源字，就是文字训诂学家所谓的“右文”，如“结入髻去”，“楔入契去”，“入入内去”，“责入债去”，“内去纳入”等，这类占全部资料的一小部分。另一种是<经典释文>(583-589)里的“读破”。这两种资料的年代相差得很远，前后不止一千年，表里引的谐声字先秦已经出现了，最早在<诗经>以前；“读破”最早是东汉，晚的可以晚到六朝。这两种资料反映口语的程度也不同，周法高表里的谐声同源字，是经过一番审查，从高本汉<谐声系列里的同源字>里挑选出来的，**大多数反映上古口语。至于“读破”，周祖谟等虽然已经证明不是六朝经师无中生有，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肯定历代经典音释里的一字两读，全部或者大多数都是反映口语中原有的区别。王力讨论<释文>中的“读破”，就说：“我们还不肯断言在一般口语里完全存在着这些区别；但是，应该肯定地说，在文学语言里，这种区别是存在的。”(<汉语史稿>(中)217页。)周法高也认为，有不少“读破”是“汉魏六朝经师在读经典时所做人为的读音上的区别”(<构词编>38页)。

观察一个现象用晚出或层层积累的资料往往会遇到费解的疑案，我们猜想去声别义种类繁多，而动变名型和名变动型功能相反，这些不易解释的现象，资料芜杂要负一大部分责任。下面要做的断代工作主要是针对动变名型和名变动型，一则是这两型在字表里的例子最多，容易归纳出条例，<汉语史稿>也是把这两型排在最前面。二则是名词和动词最容易分辨，讨论其他类型的词性转变，在语法方面不免另生枝节。三则是这两型功能相反是上古汉语研究中有名的悬案，高本汉在1949年已经举过“恶入恶去”和“度入度去”这两个例，其实远在1896年康拉迪(August Conrady)已经认出这两型了。**

二 用去入通转做断代标准

2.1现在先说大意，再一步一步地补充证据。

(1) 上古汉语里动变名型有二三十个去入通转的例。

- (i) 动词入声-p尾，名词去声-b>-d尾：“入内”，“立位”，“泣泪”，“执(摯)贄”，“接际”，“给##(既，气)”。
- (ii) 动词入声-t尾，名词去声-d尾：“结髻”，“楔契”，“列例”，“率帅”，“越岁”，“脱蛻”。
- (iii) 动词入声-k尾，名词去声-g尾：“织入织去”，“责债”，“畜兽”，“宿入宿去”，“塞入塞去”，“#####”，“获入获去”，“炙入炙去”。

(2) 名变动型唐纳和周法高两位总共只举了四个去入通转的例：“口益入口益去”，“乐入乐去”，“恶入恶去”，“肉入肉去”。其中后头三个是“读破”。而且这四对都是入声-k尾，去声-g尾的例，此外没有-p跟-b或-t跟-d通转的例。

(3) 去入通转是上古汉语的一般现象，到了汉朝，尤其是东汉，韵文里去入通押已经很少见。罗常培，周祖谟两位对汉代韵文下过这样的结论：“去声字和入声字在一起押韵为数不多；而且只限于少数几部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67页)。

(4) 根据以上所说，可见动变名型在上古汉语早期(<诗经>以前)已经存在，而名变动型到去入通转衰退时期才兴起，绝对年代大概在战国跟东汉之间。

这里考察去声别义的方法跟以前有两点不同。第一，主要例证用的是写法不同的同源字，尽量避免单用<经典释文>或者其他经籍音释的“读破”，即使使用，我们也会提出口语或汉藏比较的证据来说明两读不只限于读书音；而且-p, -t, -k三种韵尾，每种我们都要求至少有两三个确实反映上古口语的关键例。第二，考察去声别义的年代，先把词性转变分门别类，在再一个一个类型地去考察其年代。(1)，(2)，(3)是前提，(4)是结论，由前提到结论我们推理的过程是这样的：如果名变动型跟动变名型年代一样悠久，既然动变名型-p, -t, -k三种韵尾都有去入通转的例，总共有二三十个之多，那么名变动型也该有同样的例，数量上十来总该有。事实上有没有呢？答案是没有，至少目前所掌握的资料里只有四对舌根韵尾的例，其中三对还是不太可靠的，而且舌尖音和唇塞音这两种韵尾我们连一对例子也没找着。

去入通转在这两型中的实例多寡悬殊，这个现象怎样解释呢？如果说名变动型缺少实例，是因为入声的名词不多，或者入声的名词不用作动词，只有平上两声的名词才用作动词，这两种解释显然不合情理。如果说名变动型本来有不少例，后来在语言演变过程中被淘汰了，那么动变名型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例流传下来呢？

我们的解释是假设这两型活跃在不同的时期，这两个时期的音韵情况不同，以致这两型去入通转的例一多一寡。动变名型上古汉语早期就有，所以不但留下了缉叶和微祭通转的同源词，也留下了其他同部去入通转的同源词。在动变名型活跃的上古时期，去入两个调类的音值还很相近，去声在那时还有跟同部入声相配的辅音或复辅音韵尾-b, -d, -g或-ps, -ts, -ks。*名变动型兴起时，去入这两个调类的音值已经相差得颇远，入声仍有-p, -t, -k韵尾，去声已变成一种声调，跟其他两个声调(平声和上声)相似，所以由类别作用造成的名变动型没有或少有去入通转这类的音变，只有平去和上去。

上面所说的类比作用其实包括两种。一种是自然的，发生在口语里的，名变动型里有些字不但是经典音释里“读破”，在口语里也是两读，如“种上声，名词”和“种去声，动词”，“道上声，名词”和“导去声，动词”，另外还有早期字书不载而存在于口语的两读，如北京话的“钉阴平/钉去声”，福州话的“tOik毒/thau毒”(“thau鱼”，使鱼中毒)**这些例显示名变动型曾经活跃于古代口语的；某个时期，我们假设去声别义的构词法原来只能应用在非去声的动词身上，后来，大概是战国到两汉之间，在口语中扩充范围，也可以应用在非去声的名词身上，把这些字转化为动词，这就是第一种类比作用。第二种是人为的，限于读书音的，东汉经师开始“读破”，魏晋六朝变为一时风尚，<经典释文>和<群经音释>集其大成，这种似乎可称为学究式的类别模仿(learned analogy)。

我们着重去入通转，而忽略去声跟其他两声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动变名型和名变动型里平去和上去这两类不重要，原因是去入通转是有时代性的音韵特征，平去和上去这两种通转看来在任何时代都可以发生，不能帮助断代。而自从段玉裁提出“古……去入为一类”(《六书音韵表》卷一)后，去和入在上古音里关系特别密切是古音家一致承认的。至于去声在各时代的音值以及去入关系密切的原因，固然各家有各家的说法，但是我们断代的标准，主要是根据去入的关系，从上古到两汉，由密切转为疏远这件事，音值只占次要地位。另外有一点应该说明，本文引用唐纳和周法高两个字表里名变动型去入通转的例，如“恶入恶去”，“肉入肉去”等，并不是因为我们敢肯定上古口语中这些字也有两读；引这些例只是为了说明，用极宽的尺度，把“读破”和同源字一视同仁，名变动型在现成的资料中充其量只不过四个例，下面会用相当严格的尺度去审查动变名型中去入通转的例，能及格的有二十个左右，两相比较之下，更容易看出来名变动是晚起的一型。

2.2 上面说过，去声跟入声在上古汉语关系密切，到了东汉关系就变得疏远。现在要把这项结论的根据交代一下。

谐声字里去入通转的例不胜枚举，2.1里提到的同源词，有些就是去入通转的谐声字，尤其是下列入去转换互谐的例子：

入-p: 内-b(去): 纳-p	赤-k: 赦-g(去): 螫-k
戊-t: 岁-d(去): ##-t**	亦-k: 夜-g(去): 液-k
刺-t: 赖-d(去): 獭-t	弋-k: 代-g(去): 忒-k

之类足以显示去入两声在谐声字中关系的密切。

至于<诗经>以及其他先秦韵文里押韵的情形，我们是根据董同禾先生的说法(<汉语音韵学>312页)。平上去入通押的现象，江有诰在<唐韵四声正>里总共举出二百四十五字，董先生把只有汉以后证据的别

除，又有二十多字的证据是不是先秦也有问题，这些也剔除，从确用先秦材料的一百五十字左右的例，他所得的结论是：

- (1) 平上去多通押。(2) 去跟入多通押。(3) 平上跟入通押的极少。

第(2)项说明去入两声在<诗经>时代关系相当密切。

去入通押在两汉各方言里的情形，罗常培，周祖谟两位曾经详细讨论过(<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76-114页)。这些方言是：(1)<淮南子>，(2)崔篆著<易林>，(3)以司马相如，王褒，杨雄为代表的蜀方言，(4)以班固，班彪，马融，傅毅，杜笃，冯衍为代表的陕西方言，(5)张衡和蔡邕的韵文，因为这两个河南人的作品相当整齐谨严，所以<韵部演变研究>把他们分出来讨论。以上(1)，(2)，(3)是前汉，(4)，(5)是后汉，下面列表综述<韵部演变研究>的结论，有些作品如<急就篇>和<论衡>等因为去入通押太少，所以略去。韵部沿用原书名称，用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统标出入声音值；**跟入声韵屋部相配的是阴声韵侯部，但鱼屋去入通押，侯屋不通押，所以表上只列鱼屋。表的末了一行是出处。

两汉去入通押表

	淮南子	易林	蜀方言	陕西方言	张衡，蔡邕
1 之职**	*	*			
2 幽沃**		(幽屋)			
3 宵药**			一见		
4 鱼屋**	*	*	*		二见
5 鱼铎**	*	*	*		
6 支锡**	一见		二见		
7 脂质**	一见	*	(祭质*)	(脂月*)	四见
8 祭月**	*	*	(另有祭缉*)	*	二见(另有祭质二见)
9 微术**					
<韵部演变研究>	80页	94页	86-87页	98页	104页

从上面的表看起来，前汉去入通押还颇常见，到了后汉，数量既少，而且只限于两三个韵部，去入通押到此时可以说是渐趋消失了。

王力在<南北朝诗人用韵考>里指出“去声##至志未霁祭泰怪队代都有与入声相通的痕迹”，此外大概还有废韵(<汉语论文集>35页)。再往上推，丁邦新先生分析魏晋韵文的结论也是说去入通押只是限于-d，-t韵尾的字(<魏晋音韵研究>英文229页)，**这个时期去入通押的例子还相当多。

魏晋平上去入通押表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平声		15	16	
上声			30	
去声				86

综合以上所说，可见从东汉一直到南北朝，由上古脂微祭三部来的去声，都有和入声相通的痕迹，但一般来说，去入通押非常罕见。

东汉著作中刘熙的<释名>情形特殊，这本书“之职”，“幽沃”，“宵药”，“祭月”等几个韵部都有去入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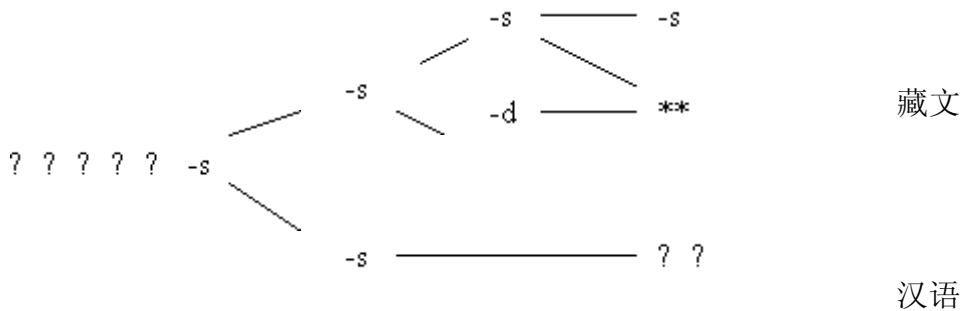
通的例，有些韵部例子还很多。罗常培，周祖谟两位指出书中有两种现象：(1) 平上去三声字取入声字为训，或入声取平上去三声字为训，但四声读法不同，如“宿，宿也”，“观，观也”，“济，济也”。(<韵部演变研究>106页。)到了汉末刘熙的时代，“读破”和四声别义已成为训诂的一种学说。以前我们讨论的是韵文。<释名>是声训兼义训的字书，也是部训诂理论和实际语言相混杂的书，所以书中去入通转之频繁和普遍，一小部分也许是反映作者的方言，而大部分是反映他对训诂的看法。本书跟当时其他著作在语音方面的分歧，也是我们把他看作例外的原因。

三 用汉藏比较做断代标准

3.1 这段的大意是：

- (1) 上古汉语早期的-s尾音失落后变成去声，因此去声跟非去声之别原来是有-s尾跟没有-s尾之别。
- (2) 汉语的去声跟藏文的-s同源；共同汉藏语的-s在藏文里大致保留不变，但在-n, -r, -l后变成-d以后再失落，-ds直接变成-d；**在汉语里最初也是-s，后来在上古汉语的某个时期变成去声。

-s
-s
-d
-s
**
-s
去声
共同汉藏语 -s



(3) 藏文-s词尾的功用是：(a) 做既事式的记号，如dbug-pa现在式，dbugs既事式“掷，扔”。(b) 做现在式的记号，如’gebs-pa现在式，bkab既事式“盍，盖”；这个-s本来也许是-d。**(c) 把动词转化成名词，如’gran“数”，动词；**“数”，名词。但藏文的-s词尾不能把名词变成动词。

(4) 根据以上所说，可见去声别义中的动变名型是承继共同汉藏语的一种构词法；名变动型在藏

文和共同汉藏语中无源可溯，是后起的一型。

现在简单地叙述一下关于去声的来源这套理论发展的经过。奥德里古先生(Andre Haudricourt)看到古汉越语(汉代传入越南的汉语)里去声和越南语的问(hoi)跌(nga)两声对应，如“义”*Njjar，越语nghia(跌声)；“墓”*mag，越语ma(问声)。**照马伯乐的说法，问跌两声来自-s，**因此奥德里古假设去声是-s尾音失落后发生的，而上古音跟-p, -t, -k接触的去声是-ps, -ts, -ks；如此“度动词，入声”写成*dak，“度名词，去声”写成*daks；“恶名词，入声”*/ak，“恶动词，去声”*/aks。此后福来斯特先生(R.A.Forrest)注意到四声别义的构词功用跟藏文词尾-s相似。**按照蒲立本先生(E.G.Pulleyblank)的理论，假设<诗经>以前谐声字里的-ps因同化作用变成<诗经>时代的-ts，可以解释缉叶跟微祭这四部的通转，**他又特别指出把汉语的去声-s跟藏文的-s相提并举的重要性：“这种比较给我们开辟一条新的途径，使汉语跟藏语的亲属关系，不但只是建立在个别的同源词上，而是像印欧语一样地建立在构词典型(morphological paradigm)上。”**

除了构词功用相似以外，还有一些汉语去声跟藏文-s相配的同源词，如“世”*hrjabh，藏文rabs；“雾”*mj«gwh，藏文rmugs-pa“浓雾”

；“昼”*trjugh，藏文gdugs“正午”等。固然另有一些同源词藏文-s跟非去声相配，也有些去声字跟藏文没有-s的字相配。

藏文的-s词尾，只能出现于元音以及-g, -b, -N, -m之后，不能出现于舌尖尾音-n, -r, -l, -d之后。下面每种尾音举两三个由加-s造成的动变名型的例，**藏文词义后头括弧内是汉语的同源字，动词如果引拟构的语根则加星号。

动词	Ita-ba 看(睹, ##) *go(bgo-ba) 穿衣服	名词	Itas 奇迹, 预兆 gos 衣着
动词	*skyab(skyob-pa) 保护 spag-pa 蘸汤 sbug-pa 穿孔, 穿洞 btsa-ba 生, 产 sem(s)-pa 想 snyam-pa 想, 思(##) ‘gru-ba 努力, 用心	名词	skyabs 保护 spags 汤 sbugs 洞, 孔 btsas 产物, 收获 sems 心(心) nyams 灵魂, 思想(念) ‘grus 努力

底下是双双成对的例，汉语动词非去声跟藏文零词尾相配，名词去声跟藏文的-s词尾相配。

动词	汉 量平 liaN 织入 *tj«k 接入 *tsjap	藏 ‘graN ‘thag sdeb 现在式**	名词	汉 量去 *liaNs 织去 *tj«ks 际去 *tsjaps	藏 graNs thags 织成品 bsdebs 动词, 既事式
----	---------------------------------------	-----------------------------------	----	---	--

以上的例可以说明汉语中动变名型的去声别义是承继共同汉藏语的一种构词法，同时也说明这一类型的年代悠久。

藏文动词的既事式一般带-s词尾，所以有人推想由加-s从动词变来的名词，原来就是动词的既事式，**但也有人认为-s是sa“地方，处所”的减缩型。**前一种解释看来颇有道理，藏文的动词sdeb“接”跟汉语的“接”相配，藏文没有名词可以跟汉语的名词“际”(<说文>“际，壁会也”)相配，但既事式bsdebs跟他相配倒是颇合适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汉语音韵史跟汉藏比较两方面说明动变名型的历史悠久，而这两种论证是相辅相成的。最初福来斯特和蒲立本两位把藏文的-s跟汉语的去声相提并举，就是因为看到藏文的-s跟汉语的去声在构词功用方面相似，但他们说得相当笼统。上面说过，藏文的-s有时出现于既事式，有时出现于现在式，另一种功用是把动词变成名词，于是我们很想进一步推论，汉语中只有动变名型是承继共同汉藏语的一种构词法。但以前持反对论的可以说，共同汉藏语的-s一方面能把名词变成动词，另一方面也能把动词变成名词，藏语只保存了后者，汉语两者都流传下来了。现在我们用汉语音韵史的内部证据，说明名变动型晚出，是上古汉语早期所没有的，这样就把刚才说的另一种解释排除了。此外上面的论证使汉语的去声跟藏文的-s词尾在构词功用方面配合得更密切，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上古汉语早期的-s遗失后变成去声。

3.1 至于<诗经>时代去声的音值，古音家的看法可以分成两派，李方桂先生认为去声没有-s尾音，蒲立本认为-s在华南方言一直保留到六朝，**两派标四声的方法也不同：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李方桂	无号	-x	-h	-p, -t, -k
蒲立本	无号	-/	-s	-p, -t, -k

李先生认为<诗经>时代去声没有-s尾音，理由是<诗经>里有合调押韵的现象，假如此时取声仍有带-s的复辅音韵尾，<诗经>就会有-k跟-ks, -t跟-ts, -N跟-Ns, -m跟-ms之类的押韵，他说“这类的韵似乎不易解释”(<上古音研究>33页)。下面用李先生的上古音系统标音，他代表去声的-h，在<诗经>以前可以读成-s，有时我们也写作-s；好在我们的断代标准，主要是根据去入的关系是否密切，各时代去声的音值只占次要地位。

下一节动变名型的例证，还包括了一些汉藏比较的资料，用意是帮助我们确定一对汉语里的同源词的年代。这又可以分几方面来说：(1) 有些去声字找得着藏文的同源词，去声字既是派生词，那么做它来源的基本词想来在上古汉语早期已经存在了，如此可见这对汉语里的同源词历史悠久，下面引的“岁”*skwjadh，藏文skyod-pa“越过，时间之逝去”就是这样的例。(2) 有些入声字找得着藏文的同源词，如此可知这个语根是承继共同汉藏语的，如“入”*nj<p，藏文nub“沉下去，西边”。以前说过，“内”是<诗经>以前形成的谐声字，这样更多了一层理由说明上古汉语早期已经有了“入内”这对同源词。不过一对去入通转的同源词，如果入声不是-p尾，即使入声字找得着藏文的同源词，我们只能说这对汉语里的同源词在去入通转衰退以前就存在了，因此所定的年代不能太准确。(3) 难得的是有些动变名型的同源词，去声字跟非去字在藏文里都找得着同源词，去声配藏文的-s词尾，非去声配零词尾。这种例子最可贵，但数量不多。**

四 动变名型的例子

(1)-(6) 是动词入声-p尾，名词去声-b>-d尾：

- (1) 入人执切 *nj<p>ńzj<p>；内奴对切 *n<bh>* n<hb>*nu<dh>nuâi ||藏文nub“沉下去，西边”。
- (2) 立力入切 *glj<p>lj<p>；位于愧切 *gwj<bh(?)>* gwj<dh>jwi ||藏文'khrab“顿足，践踏”。||“入内”，“立位”这两对同源词是大家公认的。
- (3) 泣去急切 *khlj<p>*khj<p>；泪力遂切 *glj<bh>* lj<dh>* lju<dh>ljwi ||藏文khrab-khrab“哭泣者”。“戾”甲骨文作“##”，<三体石经>“戾”古文作“##”(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3095页)；“涕”他计切*jhlj<bh>* thj<bh>* thj<dh>*thidh>thiei，<说文>“涕，目汁也”，“涕”甲骨文作“##”*d<p>(郭沫若<金文丛考>326-327页，<臣辰和铭考释>)。“泣泪”俞敏首先提出，加上“戾”甲骨文作“##”的旁证，大致可以算是证实了。“戾，##， ##”等董同禾归在脂部(<上古音韵表稿>224

页)，王力归在“季类”(<汉语史论文集>62-63页)，就是一般所谓的微部。从古文字学的观点来看，“戾”等似乎该属微部，“戾”字在<诗经>里跟脂部的字；押韵，如<采##>五章“维葵##戾”，<抑>一章“戾疾”，可以看作脂微合韵。“泪”字中古是合口至韵，照李方桂的说法，微部的字在两个舌尖音之间会长出个合口介音-u-(<上古音研究>46页)，*lj<dh>*lju<dh，如果在脂部，合口就比较难解释，上面给“泪”注的上古音是微部。古籍有用“泣”来写“泪”的例，<吕氏春秋·恃君览>“吴起雪泣而应之”，又<十一月纪>“吴起拊泣而应之”。

“泪，涕，##”**的关系，这里我们可以试用包拟古先生(N. Bodman)的说法，**gl->l-(泪)，l->d-(##)，kh-l->th-(涕)，而“##”失落-s尾；平行的例：khl->th-(贪)，gl->l-(婪)，而“今”是k-声母，“林”也有跟舌根声母接触的痕迹，如“禁”k-。“泣涕”是缉脂通转，我们猜想-⟨ps(-⟨bh)先转为-⟨dh，然后再脂微通转，变成-idh，这大概是方言现象，“执挚”的关系也是缉脂。<经典释文>卷二<周易>萃卦的音义，“自目曰涕”，读上声，“自鼻曰##”，“##(涕)”读去声，这可能是经师人为的“读破”，可能是一个语词分裂为二。

(4) 执之入切 *tj<p>tsj<p; 挚，贄脂利切*tji<bh>*tj<dh>tíi ||藏文'thebs'“抓住，抓紧”。

<礼记·檀弓下>：“哀公执挚请见之”，<释文>“执挚，音志”；<周礼·春官·宗伯上>：“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鹰，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这两个例说明“执”用作动词，“挚”用作名词，意思是所执之物。

(5) 接即叶切 *tsjap>tsjöp; 际子例切 *tsjabh>*tsjadh>tsjäi ||藏文sdeb现在式，bsdebs既事式“接连”。<说文>“际，壁会也”，“接”字和“际”字有时候也通用，<礼记·乐记>：“射乡食飧，所以正交接也”，<孟子·万章下>：“敢问交际何心也”。

(5) 给居立切 *kj<p>kj<p; ##许既切 *hj<bh>*hj<dh>xjëi(“##”字亦作“气”，“既”)。“给”是供给的意思，动词，如<左传>僖公四年“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是供给的食物，名词，如<考工记·玉人>：“以致稍##”，郑注：“致稍##，造宾客纳稟食也，##或作气”。有时候也写作“既”*kj<dh，<仪礼·聘礼>：“日如其雍食##之数”，郑注：“古文既为##”。<说文解字诂林>“给”字下(5823a页)引<说文古##补补>说：“古金木：‘####料昔给广稟之金木’，给广稟当为掌广稟谷之官，供给粢盛。”俞敏指出“给广稟”就是“##稟”，<管子·问篇>“问死事之寡，其##稟何如？”，注：“##，生食；稟，米粟之属”。又作“既稟”，<礼记·中庸>：“既稟城事”。

此外还有三个略有问题的例：

(a) 吸许及切 *s-N-kj<p>*hj<p>xj<p; 气去既切*khj<bh>*khj<bh>*khjëi ||藏文rNub-pa“呼吸，内引”(<史语所集刊>47[1976]，605页)。

“吸气”两字之间语法和意义的关系都跟“泣泪”相同，但缺乏旁证。

(b) 盍胡腊切 gap>Äâp; 盖古太切 kabh>*kadh>kâi ||藏文，现在式'gebs，既事式bkab，“盖”，动词；khebs“盖”，名词。俞敏只是说，“盍，覆也”(<说文>)是动词，“盖”是名词，“盍”经传通作“阖”，但没有举例证明“盖”字在较古的文献里只用作名词。

(c) 合候门合切 *g<p>Äâp; 会黄外切 *gwabh>*gwadh>Äwâi “会”甲骨文，金文作“##”，“##”(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0519页，周法高<金文诂林>890-891页)。

“合会”有同样的问题，<史记·齐太公世家>“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这里“会”固然是名词，但资料年代颇晚；“合会”二字也有动名分用的例，<周易>乾卦“嘉会足以合礼”。金文“会”作“##”是大家公认的，<戊角鼎>：“王命宜子##西才于省”，<保##>“##王大礼##于周”，<麦尊>“##王客##京##祀”，这几个“##(会)”的语法很难说是名词。在没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以前；我们不敢正式引这三对例。

(7)-(12) 是动词入声 -t尾，名词去声 -d尾：

(7) 结古屑切 *kit>kiet; 髻古诣切 *kidh>kiei

(8) 楔苦结切 *khiat>khiet; 契苦计切 *khiadh>khiei

(9) 列良薛切 ljat>ljät; 例力制切 ljadh>ljäi

(10) 率(帅)所律切 *srj<t>sjuēt; 帅(率)所类切 *srj<dh>swi

(7), (8), (9), (10) 周法高跟唐纳都引过了, (10) “率, 帅” 需要解释一下。李荣先生(<中国语文>1980.1, 16页) 指出: (甲) “帅, 率” 两字古籍通用, (乙) <群经音辨>根据词性分去声入声。不论字形, 动词是入声, 名词是去声: “帅, 总也, 所律切”, “总人者曰帅, 所类切”; “率, ……总也, 所律切”, “率, 将也, 音帅”。(丙) 在全国分去声入声的方言里, 动词是入声, 名词是去声。(丁) 切韵系统韵书“帅, 率” 各有去声所类反(切) 入声所律反(切) 两读, 但有个细微的差别, 所类切小韵总是“帅” 字当先, 所律切小韵都是“率” 字当先。从现代方言以及切韵系统的韵书看来, 古代口语是分辨这两个语词的, 动词是入声, 名词是去声。

(11) 越王伐切 gwjat>jw**t; 岁相锐切 skwjadh>sjwäi ||藏文skyod-pa**

##*gwjat: 岁*skwjadh: ##*kwjadh. 甲骨文用“##(钺)” 做假借字来写, “岁” 金文从“步”, “越” 从“走”, “步”, “走” 意义相近, 而“岁”, “越” 都从“##” 得声, 由此可见刘熙<释名>里说的“岁, 越也” 不但是声训而且是正确的义训。藏文的skyod-pa有几种意义, “行走” 跟“岁”, “越” 的意符相配, “逾越” 跟“越” 相配, “时间之逝去” 跟“岁” 相配; 藏文没有-ds尾音, 在藏文写法形成以前-ds已经变成-d了, 那么skyod跟“岁” 音义俱合, 跟“越” 也是音义俱合, 但是“越”*gwjat少了个s-。“岁” 是名词, 甲骨文一般用作祭名, 但也有用作“年岁” 之“岁” 的, 孙海波引: “##丑卜贞今岁受年弘吉在八月##王八祀”(<考古社刊>5[1936], 48页)。“越” 是动词, <书经>里的“越, 粤” 往往用在时间词之前, 如<召诰>“惟二月既望, 越六日乙未”, “越若来三月”, <酒诰>“越殷国灭无罹”, <经传释词>卷二说, “越, 犹及也”, 这种“越” 的用法还保存时间逾越的味道。在音韵方面, 两个字的差别是“岁” 不但有变成去声的-s词尾, 还有s-词头。

(12) 脱他括切 thuat>thuât; 蛻他外切 thuadh>thwâi ||藏文lhod“松懈”, “宽裕”。

脱, 动词。<说文>“蛻, 蝉蛇所解皮也。” <庄子·寓言>: “予虫周甲也, 蛇蛻也, 似之而非也”, 这是景回答众罔两的话, 意思是: “我是蝉的壳, 蛇所蛻的皮, 像原形[蝉, 蛇] 而不是原形。”

(13)-(20) 是动词入声-k尾, 名词去声-g尾:

(13) 织之翼切 *tj<k> tsj<k>, 织职吏切 *tj<gh>tši ||藏文 ‘thag“织”, 动词; thags“织成品”, 名词。

(14) 责侧革切 tsrik>tsek, 债侧卖切 tsrigh>tsai

(15) 畜许竹切 *hj<kw>xjuk, 兽许救切 hj<gwh>xj*u

(16) 宿思六切 *sj<kw>sjuk, 宿思宥切 sj<gwh>sj**u 宿, 动词入声; 星宿, 名词去声。

(17) 塞苏则切 *s<k> s<k>, 塞先代切 *s<gh>sâi 闭塞, 动词; 要塞, 关塞, 名词。

(18) ##(##)他历切 *thik>thiek; ##特计切 *digh>diei ##, 剃发; ##, 假发(<中国语文>1978.1, 32页)。

(19) 获胡麦切 gwraç>Äwak, ##胡化切 gwraçh>Äwa 获, 得也; ##, 捕兽用的机槛。

(20) 炙之石切 tjiaç>tšjâç 炙之夜切 tjiaçh>tšja ||藏文 sreg-pa “烧, 烤”, šakraç“烤肉”, 字面是“肉烤”, 参看<史语所集刊>47.4(1976), 601-602页。

上面所举的例, 或者两个同源词写法不同, 或者口语也有跟“读破” 一样的区别, 总是有些理由使我

们相信动词读入声，名词读去声不只是读书音里的“读破”，当然我们也不敢说每个例都反映上古口语里原有的区别。“织入织去”本来也只是“读破”，恰好藏文有一对同源词，动词没有-s尾，名词有-s尾，登时点铁成金，显示“织入织去”是反映共同汉藏语里的区别；下面列的-k, -g尾的例，是从唐纳和周法高字表里抄来的，都有点可疑。

- (d) 度徒洛切 dak>dāk; 度徒故切 *dagh>duo
- (e) 缚符镞切 *bjak>bjwak; 缚符卧切 bjuâ
- (f) 涤徒历切 *di<kw>diek; 涤徒吊切 *di<gwh>>dieu
- (g) 积资昔切 tsjik>tsjäk; 积子智切 tsjig>tsjě
- (h) 削息约切 sjakw>sjak; ##, 鞘仙妙切 sjagwh>sjäu

总起来说，我们不敢说(1)-(20)个个都反映上古口语原有的区别，但可以说-p, -t, -k三种韵尾，每种去入通转都有四五个可靠的动变名型的例。

从这些例子的内部音韵变化也可以看出来这型的历史悠久，上面已经说过此型中有缉微叶祭之类的通转。此外有些同源词中还有其他方面的音韵差别，比如“入内”，“泣泪”中古开合不同，“立位”，“越岁”上古还有复辅音声母的差别，这种差别反映上古汉语早期有种种词头。一对历史悠久的同源词，最初只有微小的音韵差别，在演变过程中，牵涉到其他后起的音韵变化，于是就化小为大，比如“入内”本来是*njps， “内”的-s词尾，先把-p同化为舌尖韵尾-t，正好“内”是舌尖声母，又是微部，结果就变成了合口(李方桂<上古音研究>35页)，这些音韵差别也是动变名型历史悠久的证据。相反的，下面会看到名变动型的四对例，每对都只是舌根音韵尾的去入通转，显得非常单调，这件事本身固然不足以证明这型晚出，但也不免使我们疑心。

五 名变动型的例子

再看名变动型，唐纳跟周法高两位总共举了四个去入通转的例，都是-k, -g尾的。

- (1) 嗑伊昔切：喉也 */jik>/jiäk; 缢于赐切：绞也 */ji gh>/jě

<穀梁传>昭十九年：“嗑不容粒。”<山海经·北山经>：“食之已嗑痛。”<左传>桓十六年：“夷姜缢。”又昭元年“缢而弑之。”

- (2) 肉 *nj<kw>ńžjuk; 肉(<礼记·乐记>“肉好”，“廉肉”)*nj<gwh>ńžj**u

“肉去肉入”两音，唐纳认为读入声的是名词，读去声的是动词，这项“读破”的来源是<经典释文>。<礼记·乐记>：“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释文>卷十三：“肉：而救反，肥也，注同。好：呼报反。”又：“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郑注：“繁瘠廉肉，声之鸿杀也。”<释文>卷十三：“廉肉：如又反，注同。”周法高给下的案语是：“<周礼·考工记·玉人>郑注：‘好，璧孔也。<尔雅>曰：‘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释文>卷九：“肉倍：柔又柔育二反，下同。”<乐记>“肉好”，“廉肉”之“肉”恐系“肉倍好谓之璧”之“肉”又名谓式用法。”<构词编59页。>这个例颇有问题。第一，唐纳是把用作谓语的形容词跟动词归成一类，我们不妨暂时接受他的看法。但是看了<乐记>的原文，很难决定那里的“肉”是不是用作广义的动词。第二，如果“肉好”，“廉肉”的“肉”确实是“肉倍好谓之璧”的“肉”，那么“肉倍好”跟“好倍肉”的“肉”是名词，意思是圆形物的边，“好”是其中的孔，而根据<释文>，这个用作名词的“肉”已经有去入两读，如此即使“肉”在<乐记>里转成动词，也不能算是入去通转的例。

- (3) 恶，善恶，名词 */ak>/ak; 恶，好恶，动词 */agh>/uo ||藏文’ag “坏”。

(4) 乐，喜乐，名词 *Nlakw>lak；乐，好也，喜欢，动词*Nragwh>Nau

(3)“恶入恶去”，(4)“乐入乐去”都是“读破”的例子。“读破”最早出现于东汉经师的注释，要往上推，似乎只有先秦韵文和汉藏比较两宗资料可用。下面想说明，因为<诗经>以及其他先秦韵文里有合调押韵的现象，用这类资料并不能把这些字的两读推到上古音。

关于“恶”字，陆德明在<释文序录>里说：“夫质有精粗，谓为好恶(并如字)，心有爱憎，称为好恶(上呼报反，下乌路反)。”<礼记·大学>：“如好好色，如恶恶臭。”<释文>卷十四：“如恶恶：上乌路反，下如字。”这就是“恶”字“读破”的出处。跟陆德明同时的颜之推已经认为“恶”，“好”两字的“读破”，“此音见于葛洪徐邈”(<

颜氏家训·音辞篇>)。清代的顾炎武更想用韵文来证明先秦两汉“恶”字的读法跟<释文>相反。照他的看法，<楚辞·离骚>“好蔽美而称恶”的“恶”，跟“固”字押韵，“此……美恶之恶，而读去声”；汉刘歆<遂初赋>“为群邪之所恶”的“恶”，跟“落”字押韵，“此……爱恶之恶，而读入声”。(<音论>卷下，“先儒两声各义之说不尽然”条)顾炎武论证的前提是韵脚必须属于同一调类，也就是说，跟“固去声”字押韵的字一定是去声，跟“落入声”押韵的字一定是入声。我们在2.2节看到，去入通押在先秦跟前汉都相当普遍，顾炎武的前提既不能成立，我们就不能同意他的结论。另一方面看，假如“美恶”的“恶”只跟入声字押韵，“好恶”的“恶”只跟去声字押韵，这样也许有人认为可以把<释文>关于这个字的“读破”推倒上古音。****顾炎武举的例说明<楚辞>跟刘歆的赋并非如此，<诗经>里“善恶”的“恶”也有去入通押的：**

<小雅·雨无正>二章：“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为恶。”按：“恶”是“善恶”的“恶”。这里的韵脚是：夜去；夕入；恶入。

<周颂·振鹭>：“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这里的“恶”董同禾认为是“善恶”的“恶”(<上古音韵表稿>47页)，但是也有异说(江举谦<诗经韵谱>74页)；“##”字训“厌”，是入声字，或作“射入”。此章的韵脚是：恶去？入？##入；夜去；誉去。反正是去入合调。因此我们无法用先秦韵文来证明上古音“恶”字也有去入两读。

再回来看“乐”字，照<经典释文>的说法，这个字用作动词时有去声一读。<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释文>卷二四：“乐：音岳，又五孝反，注及下同。”“喜乐”，“快乐”的“乐”一向是读入声，<诗经>里有合调押韵的例：

<大雅·韩奕>五章：“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女吉相攸，莫如韩乐。”按“乐”是“喜乐”的“乐”，韵脚是：到去；乐入。

<大雅·抑>十一章：“昊天孔昭，我生靡乐。”按“乐”是“喜乐”的“乐”。这章的韵脚是：昭平；乐入；##上；藐上；教去；虐入；毫去；平上去入合调。

以上“喜乐”的“乐入”有两次合调押韵；固然“喜乐”的“乐”也有只跟入声字押韵的例，如<郑风·#####>一章：乐入；言虐入；药入。用作动词的“乐”也有只跟去声字押韵的例，如<小雅·南有嘉鱼>一章：罩去；乐去。但既有合调押韵的例，其他看起来不像合调押韵的例就不能用来证明“乐”用作名词时读入声，用作动词时读去声。况且<释文>给“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做的注也认为这个用作动词的“乐”有去入两读。

总之，上述四个名变动型去入通转的例，除“嗑入嗑去”外，似乎都没有出于先秦的证据。所以我们只能立个假设：去声别义中名变动型是晚出的一类，所以上古汉语早期很少，甚至没有去入通转的例。

六 内向动词变外向动词

去声别义除了动变名跟名变动两型以外，另有种种类型，其中还有没有年代悠久的？我们猜想把内向

动词变成外向动词，如“买卖”，“学##”，也是极古老的一型，原因是这型可靠的例相当多，而且去声跟其他三声都有通转的例。

应该说明一下，我们所谓的“内向动词”跟“内动词”不同。照一般的用法，“内动词”跟“外动词”是相对的，也有人管他们叫“不及物动词”跟“及物动词”。我们所谓的内向动词和外向动词都是及物动词，内向动词所代表的动作由外向内，如“买”，外向动词所代表的动作由内向外，如“卖”；周法高管“买卖”这一型的词义转变叫“彼此之间的关系”(<构词编>82页)，也无不可。

以下八对例子里非去声是内向动词，去声是外向动词：

- (1) 买莫蟹切 mrigx>maï; 卖莫懈切 mrigh>maï
- (2) 闻亡分切 *mj<n>mju<n; 问亡运切 *mj<nh>mju<n || 全文“闻”作“耳昏”，闽语“问”字福州跟昭武阴去，这两个字的声母可能是清鼻音 *hm- ||藏文 mnyan-pa, nyan-pa
- (3) 受殖酉切 *dj<gwx>zj**u; 授承咒切 *dj<gwh>zj **u
- (4) 除式车切 hrjag(?)>śja; 世贝舒制切 hrjadh>śjai || “除”字鱼部，不知有没有-g尾，所以打问号。
- (5) 弋贝(贷)他德切 *th<k>th<k; 贷他代切 *th<gh>thai ||<孟子•滕文公上>：“又称贷而益之”，贷音入声(<群经音辨>四部丛刊续编本卷六10页下)，<左传>昭三：“以家量贷而公量收之”，<释文>卷十八“量贷：他代反”。
- (6) 学胡觉切 *gr<kw>Ääk; ##(学)户教切 *gr<gwh>Äau ||<礼记•檀弓下>：“叔仲皮学子柳”，郑注：“学，教也”，<释文>卷十一：“学子柳：学教反，教也，注同”。
- (7) 入米徒历切 *diakw>diek; 出米他吊切 *thiagwh>thieu
- (8) 乞去讫切 *khj<t>khj<t; 乞去既切 *khj<dh>khjei ||<广韵>乞，“与人物也”去既切，“求也，乞取之乞”去讫切。<十驾斋养新录>卷四引孔颖达<春秋正义>云：“乞之与乞，一字也；取则入声，与则去声。”又引<晋书•谢安传>：“安顾谓其甥羊##曰：‘以墅乞汝。’”周法高引<齐民要术>卷八<作酱法>第七十：“乞人酱时，以新汲水一盏和而与之，令酱不坏。”(<构词编>84页)

至于为什么去声-s又能把动词变成名词，又能把内向动词变成外向动词，可能是因为-s在共同汉藏语里已经有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功用。乌尔芬登先生(Stuart Wolfenden)曾猜想藏文用作动词词尾的-s或许跟工具格(instrumental case)的-s同出一源，而这个-s表达的意义是动力的来源(“source whence”，<藏缅语构词纲要>58页)。藏文格位的各种词尾中-s出现在两处：第一，属格词尾-kji, -gi, -gji, -i, -ji没有-s，工具格词尾-kjis, -gis, -gjis, -jis有-s，也有人管工具格叫主动者的记号；**第二，目的格(accusative)词尾-na和方位格(locative)词尾-la没有-s，离格(ablative)词尾-nas和-las有-s，也有人管离格叫动力来源的记号。**引申乌尔芬登的意思，我们可以设想，共同汉藏语可能是把动力的来源和动作的方向看成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动作是以动力的来源或主动者为起点，以目的或动作所及的地方为终点，站在主动者或动力来源的观点来看，动作是由内到外，由此到彼。这样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s尾出现于藏文的工具格和离格，同时也以去声的身份出现于汉语的外向动词。

照上面的说法，汉语跟藏文的动变名型的-s也许跟藏文既事式的-s有关，这是第一种-s；汉语外向动词的去声-s也许跟藏文工具格和离格的-s有关，最初可能是标动力来源的方向词尾，这是第二种-s。这两种解释目前都只是臆测，也是将来汉藏语系比较研究的重要课题。

七 结论

7.1 在总结之前，想说一下本文论点跟上古汉语有词类之说的关系。

本来四声别义是说明上古汉语有词类最好的证据。假如汉语在那个时期没有词类之别，为什么从一个词类转到另一个词类同时会有声调的变化？这种论证高本汉已经用过了(<汉语概论>90-91页)，我们认为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以前持反对论的可以说，去声别义能把名词变成动词，又能把动词变成名词，也许还有其他种种功用，去声的功用不过是区别基本词和派生词，跟转变词类无关，再进一步就否认上古汉语有由构词法决定的词类(高名凯<汉语语法论>70-74页)。现在我们大致敢说，去声别义最初只能应用在动词身上，其转化结果有时是名词，有时是外向动词，原因大概是-s有不同的来源，此外或许另有其他因素在内，如各种词头，元音通转等，有的词头能使浊音声母清化，有的能使清音声母浊化，详细情形还弄不大清楚。就现在的了解，可以说上古汉语早期的动词是后面可以附加-s词尾的一种词类，名词是后面不可以加-s的词类，这样就从构词法的差别把这两种最基本的词类分开了。

7.2 本文的结论是说，从汉藏比较和汉语音韵史这两种不同的观点，都可以看出去声别义中的动变名型是上古汉语原有的，名变动型是后起的。在汉藏比较方面，我们认为汉语的去声跟藏文的-s同源，因为藏文的-s词尾只能把动词变成名词，不能把名词变成动词，所以汉语中的动变名型是承继共同汉藏语的一种构词法。在汉语音韵史方面，我们看到动变名型有二十来个去入通转的例，-p, -t, -k三种韵尾俱全；相反的，名变动型只有四个-k, -g通转的例；因为去入关系密切是上古汉语的音韵特征，所以从这方面也可以把动变名型和名变动型划分成两个时代。

至于去声别义的全盘发展，我们认为在上古汉语早期是加-s，功用主要是把动词变成名词，或许也能把内向动词变成外向动词；-s尾变成声调以后，还是动变名型活跃的时期，然后扩大范围，由类比作用产生名变动型以及其他类型的词性转化，从东汉开始，历代的经师又发明了一些只限于读书音的“读破”，大部分收集在<经典释文>里。

本文只能说明，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名变动型几乎没有能够证明是属于早期上古汉语的例，有也是个别的，到底有没有，还需要继续讨论。关于这一点，尤其希望读者指正。

附录一：

周法高去声别义字表(<构词编>50-87页)

字表根据词性变化分成八类，各类再根据语音变化分成三型，即：A. 平上声和去声的差别，B. 入声和去声的差别，C. 清声母和浊声母的差别。下面完全沿用原来先分类再分型的办法。

一 非去声或清声母为名词，去声或浊声母为动词或名谓式

A. 1 王 2 子 3 女 4 妻 5 宾 6 衣 7 冠 8 枕 9 麾 10 冰 11 膏 12 文 13 粉 14 巾
15 种 16 首 17 蹄 18 棺 19 被 20 风 21 尘 22 名 23 间 24 道导 25 弟悌 26 泥
27 帆 28 旁傍 29 环(还) 30 盐 31 耳## 32 田佃 33 鱼渔 34 家嫁 34a 丧

B. 35 噬缢 36 乐

C. 37 朝 38 背## 39 贝臧藏 40 干## 41 ##迴 42 子字

二 非去声或清声母为动词，去声或浊声母为名词或名语

A. 1 采 2 数 3 量 4 行 5 将 6 监 7 思 8 操 9 令 10 守(狩) 11 缘 12 封 13 收 14 藏 15 处 16 ## 17
乘 18 卷 19 要 20 传 20a 转传 21 緘 22 含 23 引(##) 24 誉 25 缝 26 论 27 闻(问) 28 吹 29 称
30 裁 31 号 32 使 33 陈 34 担 35 张 36 把 37 秉柄 38 饭(##) 39 聚 40 坐座 41 弹 42 奉俸 43 经
径

B. 44 度 45 帅 46 宿 47 炙 48 楔契 50 执贄 51 结髻 52 涤 53 责债 54 凿 55 削(鞘##) 56 畜兽 57
获## 58 积 59 织 60 欲欲 61 缚

C. 62 载 63 柱 64 增

三 形容词

1 去声为他动式

A 1声 2好 3善缮 4远 5近 6空 7齐 8和 9调 10迟 10a阴荫 10b昭照 11高 12深 13长 14广 15厚

B 16恶

2 非去声为他动式

A 17知 18盛

B 18a易

3 去声为名词

A 19两 20难 21齐(剂)

四 方位词

1 去声为他动式

A 1左(佐) 2右(佑) 3先 4后 5中 6下

2 非去声为他动式

A 7上 B 8纳内

五 动词

1 去声或浊声母为使谓式

A 1沈 2来(徕来力) 3任 4饮 5观 6##

B 7足 8出

C 9见

2 非去声或清声母为使谓式

A 10去 11毁 12坏 13败 14喜 15语 16走 17雨

六 主动被动的关系

1 上和下的关系

A 1养 2仰

B 3杀 4告

2 彼此间的关系

A 5假 6遣 7受授 8买卖 9闻(问) 10奉

B 11借 12乞 13贷 14学(##) 15答对

七 去声或浊声母为既事式

A 1治 2过 3染 4张(胀)

B 5解 6见现 7系 8著 9属 10折

八 去声为副词或副语

A 1三 2更 3复

附录二:

唐纳去声别义表

A 基本词是动词，派生词是名词 1高 2广 3过 4观 5广 6经径 7结髻 8卷卷 9骑 10研砚 11刺 12登蹬 13张帐 14度 15弹 16涤 17长 18传 19难 20内纳 21把 22秉柄 23封 24缚 25饭(##) 26缝 27磨 28责债 29积 30炙 31织 32执 33采(采) 菜 34操 35刺 36称 37处 38吹 39裁 40凿 41藏 42乘 43聚 44坐 45塞 46算## 47思 48削 49深 50收 51守 52数 53帅率 54宿 55上 56树 57畜 58含口含(王含) 59号 60厚 61获## 62画 63行 64欲欲 65缘(沿) 66量 67列烈 68论 69染

B 基本词是名词，派生词是动词 1家嫁 2间 3膏 4棺 5冠 6鱼渔 7中 8种 9道导 10弟悌 11蹄 12田佃 13泥 14女 15宾宾 16冰 17风 18帆 19旁 20名命 21文 22左佐 23子 24枕 25妻 26先 27首 28衣 29麾 30下 31后 32环还## 33盐 34油 35右佑 36雨 37王 38耳## 39肉

C 派生词是使动式(causative) 1观 2乞 3近 4沈 5买卖 6借 7足 8出 9齐 10藉 11识## 12善缮 13受授 14恶 15饮 16阴## 荫 17好 18享(飨) 19学## 20和 21永言永 22远 23来徕来力 24劳 25任

D 派生词是表效果的(effective) 1禁 2过 3渴憩 4仰 5语 6答对 7听 8分 9奉 10祝 11刺 12将 13取娶 14从 15使 16施 17喜 18行 19回 20遗 21与 22援 23为 24临 25令

E 派生词具有变狭的意义 1告诰 2轻 3陈 4少 5忆意 6呼 7厌 8衡横 9养 10引 11敛 12如

F 派生词是被动的或中性的(passive or neuter) 1觉 2击 3知智 4张胀 5治 6动恻 7闻 8射 9散 10伤 11胜 12守 13盛 14离

G 派生词是副词 1更 2并 3复 4三 5有又

H 派生词用在复词(compounds)中 1巧 淫巧 2遣 遣车遣奠 3观观台 4骑 骑贼 5迎亲迎 6中 中分夜中 7濯 濡濯 8执 挚兽 9亲亲家 10出 出日 11从 从母从弟 12生 双生 13烧 烧石 14守守臣 守心 守犬 15畜 畜牧

附注

124 周祖谟: <四声别义释例>, <问学集>, 1966, 81-119页, 原载<辅仁学志>13.1-2(1945)75-112页。

- 3 赵元任: <语言问题>,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54页(台北, 台湾大学, 1959, 50页)。
- 4 王力: <汉语史稿>中, 1958, 213-214页。
- 5 G.B.Downer, Derivation by Tone Change in Classical Chinese (<古代汉语中的四声别义>),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2(1959), 258-290; 周法高: <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1962), 5-96页, 以下简称<构词编>。
- 6 高名凯: <汉语语法论>, 科学出版社, 1957, 65-84页; 陆宗达, 俞敏: <现代汉语语法>, 1954, 32页; H.Maspero, Préfixes et derivation en chinois archaïque (<上古汉语里的前加成分和派生法>)*Mem.Soc.Ling.de Paris* 23(1930), 313-327; Maspero, *La Langue Chinoise* (<汉语>), *Conférences de l'Institut de Linguistique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Paris, 1934).
- 7 B.Karlgren, *The Chinese Language*(1949), 96-97, 周法高<构词编>13-14页翻译了下面转述的那一段, 请参看。
- 8 俞敏: <论古韵合##屑没##五部之通转>, <燕京学报>34(1948), 29-48页。
- 9 关于去声有-ps, -ts, -ks尾音, 请看3.1节。
- 10 B.Karlgren, Cognate words in the Chinese phonetic seri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8(1956), 1-18.
- 11 A.Conrady,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汉藏语系中使动名谓式之构词法以及其与四声之关系>), Leipzig, 1896.
- 12 这是Jerry Norman告诉我的例; 闽语“毒”字名动入去两读的还有厦门**/**, 将乐**/**, 永安**/**。参看Carstairs Dougla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厦门口语汉英词典>)(London, 1899), p.545 “thau, to poison”; R.S. Maclay and C.C.Baldwin, *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 (<福州语词典>)(Foo-chow, 1870),p.924 “t’au, to poison”.
- 13 “##”, <广韵>呼会, 乌会, ##废, 呼括四切。这里的是呼括切。<诗经•硕人>“施#####”, <释文>“呼活反”(=呼括切)。
- 14 本文注的上古音依据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原载<清华学报>新9卷(1971)。但喉塞音以[ʔ]代[.], 以[N]代ng。标上古声调跟该书不同的地方, 在3.2节里讨论。
- 15 Ting, Pang-hsin,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Taipei, 1975).
- 16 W.South coblin, Notes on Tibetan Verbal Morphology (<藏文动词形态学札记>), *T’oung Pao* 62 (1976), 61-62.
- 17 A. Haudricourt, Comment reconstruire le chinois arch**(<怎样构拟上古汉语>), *Word* 10(1954), 351-364。关于越语声调的名称, 请参看王力, <汉越语研究>, <汉语史论文集>, 298页
- 18 H. Maspero, É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越语音韵史研究>),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2(1912), 1-126, 特别是102页。
- 19 R.A.D., Forrest, Les occlusive finales en chinois archaïque(<上古汉语的塞音韵尾>),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55(1960), 228-239.
- 20 E.G.Pulleyb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 Part 2: Asia Major (new series) 9(1963), 233.

- 21 Pulleybank, Some new hypotheses concerning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关于汉语词族的几个新假设>),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973), 113-114.
- 22 请参看注**引的两篇文章。
- 23 关于汉语ts-和藏文sd-的对应, 请看: N.Bodman, Tibetan sdud “folds of a garment”, the character 卒, and the st-hypothesis (<藏文的sdud“衣摺”, 汉语的“卒”与*st-假设>)<史语所集刊>39 (1969), 327-345.
- 1 S.Wolfenden, *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Morphology* (<藏缅语系构词法纲要>)(1929), p.58.
- 2 W.Simon, Certain Tibetan suffixe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若干藏文词尾及其组合>),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1941),388-389.
- 3 Pulleybank, Some further evidence regarding Old Chinese –s and its time of disappearance (<关于上古汉语-s及其失落时间的新证据>),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6.2(1973), 368-373.
- 4 汉藏比较的例有不少是从龚煌城在1978年第11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上宣读的论文里抄来的。Gong, Hwang-cher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Burmese vowel system (<汉语, 藏语, 缅语元音系统的比较研究>).
- 5 N. Bodman, Evidence for l and r medials in Old Chinese (<上古汉语有l和r两个介音的证据>), 1979年第12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上宣读的论文。
- 6 我曾经讨论过这个例; Tsu-Lin Mei, Sino-Tibetan “year”, “month”, “foot”, and “vulva”, (<汉藏语的“岁”, “月”, “止”, “属”等字>), <清华学报>新12卷(1979), 117-133页。
- 7 高本汉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上古汉语的声调>),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32 (1960), 139页。他想用<诗经>押韵来证明“度”字用作动词读入声, 用作名词读去声。
- 8 R.A.Miller, Studies in spoken Tibetan I: Phonemics (<现代藏语研究, I, 音位论>),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75.1(1955), 46-51.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Derivation by Tone-Change

This paper stratifies derivation by tone-change in Classical Chinese (*wenyan*) into two chronological layers. It argues that the nominalizing process which derives nouns from verbs was already present in Early Old Chinese, and that the denominalizing process which derives verbs from nouns was late and due to analogical creation.

The author accepts the view of Wang Li and G.B. Downer which interprets tonal contrasts in cognate words as a system of word-derivation, with words in *pingsheng*, *shangsheng*, and *rusheng* as basic forms, and the corresponding *qusheng* words as derived. But he rejects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subject based on the *Jingdian shiwen* 经典释文 (583-589A.D.) because this is a late text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multiple tonal readings collected in it had no basis in actual speech. In particular he rejects the earlier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JDSW, that in Old Chinese the *qusheng* derivation was already associated with a wide variety of grammatical shifts-verb to noun, noun to verb, causative formation, passive or neuter formation, etc.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provides the first criterion for stratification. (1) In Old Chinese contact between *qusheng* and *rusheng* was frequent in all three types of final stops, **-p* and **-bh*, **-t* and **-dh*, and **-k* and **-gh*—where the final **-h*, in F.K. Li’s system used in this paper, stands for *qusheng*. From the 2nd century on such contact became rare and was limited to **-t* and **-dh*. (2) For the nominalizing process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of contact between these two tones in all three types of final stops.

**-p/*-bh*: 入 **nj*«p “to enter”/ 内 **n*«bh “inside”, 泣 **khlj*«p “to weep”/ 泪 **glj*«bh “tear”, 立 **glj*«p “to ascend (throne)”/ 位 **gwj*«bh “throne”

**-t/*-dh*: 越 **gwaj*t “to pass”/ 岁 **skwj*adh “year”, 列 **lj*t “to arrange”/ 例 **lj*adh “rule, usage”; 结 **kit* “to knot”/ 髻 **kidh* “hair-knot”

**-k/*-gh*: 责 **tsrik* “to demand payment”/ 债 **tsrigh* “debt”, 畜 **hj*«kw “to rear”/ 兽 **hj*«gwh/ “animal”

Contact between **-p* and **-bh* is a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Early Old Chinese, the period slightly earlier than the rime system of the *Book of Odes*. (3) For the denominalizing process, only four pairs exemplifying alternation between *qusheng* and *rusheng* were mentioned in previous studies by Downer and Zhou Fagao. All four involve alternation between **-k* and **-gh*. This suggests that the denominalizing process could not have been active before the 4th century B.C., when *qusheng* and *rusheng* began to lose their earlier phonetic affinity.

The second criterion is based upo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studies. (1) *Qusheng* comes from an earlier **-s* and is cognate to Written Tibetan *-s*. (2) In Written Tibetan, the addition of the **-s* suffix can convert verbs into nouns, but not nouns into verbs.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nominalizing function of the *qusheng* derivation was inherited from Proto-Sino-Tibetan, but not denominalizing process.

According to this paper, the derivation of exodirectional verbs from endodirectional verbs, such as 买 **mrigx* “to buy”/ 卖 **mrih* “to sell” and 学 **gr*«kw “to learn”/ 至 **gr*«gwh “to reach”, also belongs to the earlier stratum. The author further claims that the results achieved provide a morphological criterion for distinguishing nouns from verbs in Early Old Chinese.